

# “奥库斯”还得贴这个签!

## 南海之声

去年,美英澳三国撬单法国,宣布结成“奥库斯”小圈子,将澳大利亚的潜艇订单“核动力化”。4月5日,三方又宣布将共同研发高超音速导弹。

有分析人士指出,所谓“奥库斯”,不是什么安全防务联盟,更像是美国主导的军火交易联盟。实际上,美国陆军、海军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已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并不需要什么英国、更不需要澳大利亚的帮助。通过拉两国入伙,美国将能在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时获得更多经费支持,这对于美国军火商来说,绝对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不过要让这个军火联盟名正言顺,还得为其贴上一道“中国威胁论”的符咒。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和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森先后宣称,“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加强双方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合作,部分原因是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担忧日益增加”。

这些子虚乌有的借口能骗得了谁呢?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国内兜售“奥库斯”最新合作项目时,引发了民众对政府与军工企业纠缠

加剧的担忧。

澳大利亚一直在持续增加国防和军事投资,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早在2018年,澳大利亚便已成为全球第20大军火出口国。澳大利亚军火贸易分析人士米歇尔·法伊研究表示,澳大利亚有大量公共资金流入了军工企业,除已经划拨的国防预算外,2020年至2030年间还将有2700亿澳元落入武器制造商囊中。

澳大利亚工党资深民调专家约翰·乌廷指出,“中国对澳大利亚根本没有真正的威胁”,莫里森是在利用国家安全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恐

惧。墨尔本大学政治学者艾伦·佩兴斯则表示,通过将中国制造成敌人,政府庞大的军费开支才能合理化。

当然,莫里森不过是抄袭美国的套路。紧紧攥着“中国威胁论”这道“护身符”,美国将自己置于救世主的道德高地,同时又大发不义之财。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发布的数据,在过去五年全球武器交易量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海外军售却大幅上升,全球占比达到39%。美国国务院曾在2021年底的一份文件中直言不讳地承认,武器转让和国防贸易

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

通过军火贸易,美国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则将盟友伙伴牢牢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达到军事同盟一体化的目的。有数据显示,自俄乌冲突以来,尽管美股整体下挫,但美国前五位的军工企业股票却逆势上涨,涨幅最高超过18%。

在“奥库斯”宣布新合作的同一天,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威胁依然严峻,“它们都拥有强大的军力,都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基

于规则的当前全球秩序”。

然而,相比20年来在全球85个国家发动战争、开展军事行动的美国,中国的威胁何在?当美国及北约指责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当前全球秩序”构成威胁时,他们又如何解释一手将乌克兰问题变成一场全球震荡?

这不,五角大楼高官们宣扬“中国威胁论”话音未落,便又宣布已批准向台湾出售总额为9500万美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技术协助方案。左手赚钱,右手揽局,套路还是一样的套路,凭的还是恬不知耻的自欺欺人。

## 楠榜:姚秀兰

时光荏苒不留痕,很快挥手告别壬寅虎年三月进入四月,迎来欢愉愚人节(april fool's day),缅怀故人清明节(ceng beng)。每年四月初愚人节,阿玳总记忆起年轻时曾在愚人节发生的事情。

那年,阿玳带着二个孩子从小镇搬迁到鹿勿冻市,阿玳做他熟悉的季节土产生意,收购黄豆,咖啡,玉蜀黍,收获季节比较忙碌,农闲时很多空寂时间,这时阿玳认识了从高大武眉小镇来的鹿勿冻市办货商人,在等货寄货无聊的时候,他们以赌博打发时间。

阿玳阴阳差错,误打误撞参进了这个赌博圈,投入来自高大武眉同一区赌徒设计圈套,阿玳傻赌,被奉承昏了头,虽然一直赌输,为当赌桌英雄,仍然继续傻赌到深更半夜。阿玳信任她的丈夫为他们的大家庭努力奋斗,从不怀疑,每晚等候在外吃饱了的丈夫回来后,还服侍为他煮热水洗澡,备清洁毛巾睡衣裤,傻傻地等着,无怨无悔。阿玳的朋友阿财看他如此傻赌,偷偷告诉阿玳:“你的丈夫被高大武眉赌徒串通骗赌,你要注意他输了很多钱。”阿玳才恍然大悟,她家娘也曾经告诉

# 愚人节

她阿玳嗜赌,她听了非常痛苦,失望,原来他是如此不长进,不是为孩子的学业前途努力“赚钱”而是很自私为自己的快活忙被“骗钱”,他忘了自己应该做一个负有担当责任的家长。

阿玳马上去他们集赌的租屋,只见门关着,看到阿玳的摩托车停放在租屋隔壁爪哇饭店门前,她问,店主说:“去半让(当时出名红灯区)嫖妓。”阿玳破碎的心在滴血,又赌又嫖,死的心都有了,为孩子她要坚持住这个家不散。因为她看过她离婚的好朋友,回来看她离去时寄在她母亲家的孩子,她的女儿不理她,蹲在墙角抱头痛哭:“你生了我,为什么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忍心抛下不管我!”回想自己的无奈,阿玳拥抱着朋友的女儿伤心落泪。为阻止阿玳继续误入歧途,她时时去赌徒租屋找看东躲西藏的阿玳,没有好脸色,好像要把丈夫逼上梁山,虽她很难受常被赌徒用难听的言语羞辱,为孩子的名誉和前程,阿玳非得这么做不可,就这样惹怒了那些赌徒。

四月初,阿玳在厨房准备清明节祭祀用品,佣人告诉她

有客人,在客厅,她看到一位年轻友族妇女用布条抱着小孩,看不清孩子的模样,只看到大大勾魂的眼睛,动着红彤彤性感嘴唇,明目张胆,有持无恐说:“我找阿玳,他已三个月没给我们生活费,这是他的孩子等着奶粉钱。”阿玳无意看到她偷偷拧孩子,小伙子哇哇大哭,阿玳无动于衷看着这友族妇女不说一句话。她最终无趣地走了。

阿玳回来后,阿玳告诉他早上发生的事情,阻止阿玳不可出门或接电话(当时还没手机),第二天中午赌博时间,传呼机一直呼叫,过一会,家中座机电话铃响,佣人提起电话说:“昨天峇峇养的女人带着孩子来,我家女主人自杀,现在他们在医院。”刚放下的电话马上又响起铃声,只听佣人说:“如果没错,好像是在中央医院。”下午电话铃拼命响,佣人慢悠悠拿起电话说:“没在中央医院吗?我不知道,没消息。”佣人对阿玳说:“峇峇的朋友好像很害怕。”阿玳说:“我看过那饭店女招待,他们化钱要愚弄,我才不上当。”

晚上阿财来说:“你没问问题吧!”阿玳笑着没回答,阿财

说:“他们听佣人说你自杀进医院,可把他们吓坏了,找遍各医院、殡仪馆,都没有你的踪迹。其实愚人节他们想给你教训,反而把自己搞得冷汗淋漓,很狼狈。”

阿玳希望阿玳浪子回头金不换,可是她的丈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阿玳鬼迷心窍执迷不悟,我行我素,依旧和他的猪朋狗友聚餐大吃大喝,集赌,谎话连篇,把家当旅馆不闻不问,阿玳说几句,阿玳表现极度不耐烦,只一句话:“你你我我别多说。”没一点最起码的尊重,马上转身地下失望透顶的阿玳。在赌友激将法下,他变本加厉,钱不可过问,家用得等丈夫高兴才从他的手指缝漏出。阿玳为家庭和睦完整,每天等候的焦虑和担心很痛苦,总安慰自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百年修得共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阿玳只能真当阿呆(玳),阿玳把她当愚人,为孩子的幸福她默默承受,夫妻相处没诚意只有利用,没实话只有谎言,阿玳很愿意傻傻地天天过愚人节,但是一个幸福的家非常需要妈妈用血泪汗水的坚持和牺牲,她只能做一个忍气吞声伟大的母亲,心里的伤痕和生命共存,不知何日是尽头。

# 追思“牵引”中的女诗人

雅加达:于桢

读完了茜茜丽娅的“另一个承诺”心里感慨万千,想起以前我们作协福利部时常会去拜访文友,每次去拜访茜茜丽娅姐,您会兴高采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客厅里洋溢着嘻嘻哈哈的欢笑声。茜茜丽娅姐,每次您都好热情的款待我们,翻箱倒柜给我们分享您的作品与旧照片,您曾经说过我们的来访是您最快乐的时刻,而忘记了双脚的疼痛。

茜茜丽娅姐,抱歉了!我已好久没有联系您了,记得您开始住在养老院的时候,我们时常有通电话互相问候,您在电话里告诉我您的近况,您说近来变得很瘦也很老了,双腿行动又不方便,要靠轮椅代步,知悉您的健康状况欠佳,深受病魔折磨的您,经历坎坷曲折的人生旅程,晚年孤单一个人住在养老院里,身边没有亲人是多么的寂寞无助啊!在电话中听到您哽咽难过的声音,我当时感动得想哭了,又是疫情期间,百感交集,我不能如愿的去养老院探望您,心里感到非常的惭愧与内疚。

最近我工作也比较繁忙而没时间联系您了,听闻您的噩耗,凄然泪下,您悄然无声地离开了。回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茜茜丽娅姐是在金咖啡歌厅里,我好高兴,终于见到了我学生时代所崇拜的女诗人,您第一眼给我的印象是位漂亮甜美的姐姐,苗条的身段,站在台上为我们献上一首“牵引”的歌,甜美的笑容,高雅的台风,动情的演唱,随着



茜茜丽娅

刘兴华电子琴手的伴奏,优美的旋律,您带着伤感的歌声,如泣如诉,扣人心弦,记得您唱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您伸出了双手表达情感的唱着:

人生旅程充满艰辛和坎坷,我需要你的双手牵引.... 您那忧伤的歌声仿佛又再回荡在我的耳际。

## 《牵引》

如果我们俩从来不曾相恋 泪水不会占据我的眼 如果你的心还有一点牵挂 不会将我孤独地留下 我不愿回顾 因为在记忆深处 思念常刺痛我心灵 人生旅程充满艰辛和坎坷 我需要你的双手牵引.....

茜茜丽娅姐永别了!您的诗,您的歌,永远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一路走好,是上帝牵引您的双手回到了天堂,脱离了人间苦海,天堂不再有病痛,愿您在天之灵好好的安息吧!

写于2022年4月9日

# 一颗陨落的诗星

## ——忆茜茜丽娅

雅加达:何淑慧

忍不住,轻问: 妳; 是否仍在? 执着于缕缕爱的牵绊? 和 圈圈涟漪圈成承载梦幻

的小船? 而今 那缥缈的远方 是否还有妳诗般的幻想? 与期待中永恒的礼堂?

借着蜡烛的微光 我; 含泪目送妳飞赴苍茫 希望在 在妳无尽的载梦船里 不再有恻心的绝望 寂寞—— 不再敲打妳心窗 妳 安歇于无忧的 彼岸

(2022年4月9日)

# 武术为融合的媒介——苏班迪·古苏玛(丘怡平)(2)

J·安多(J. ANTO)

年,十二岁的他迎来了人生的一个契机。他的父母,还有舅舅张坤瑞(TjongKhun Sui,又名吉多Tjijpto)邀他一起去香港度假。那个时候,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正是这样的契机,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变化。从那时候起,他就爱上了武术。

在香港,他们一行人住在一家酒店里。一日凌晨,父亲叫醒了苏班迪,邀他去酒店附近的公园闲逛。一进公园,苏班迪就看到有许多香港市民在晨练。他们一般都是老人家,但也不乏年轻人的身影。在小苏班迪眼里,他们看起来就像在跳舞一样。

“这是一种武术,叫做太极(taichi),”父亲的话解开了他心中的疑问。“如果有机会的话,爸爸希望你去学习这种武术,因为特别有利于强身健体。”

苏班迪点了点头,心一下子就被人要太极的手、脚和各种肢体动作吸引住了。在他的脑海中,人们的身体扭来扭去,有时像鸟儿一样展翅欲

飞,充满了美感。从那时起,他就爱上了太极拳。

然而,在棉兰找太极拳老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1958年,学习的机会才终于姗姗来迟。那时候,苏班迪的父亲是棉兰《新中华报》的编辑,同时又是苏东中学(SekolahSutung)的校董之一。他从香港请来了一位中文老师,担任苏东中学的艺术老师。老师名叫冯毅(Feng Yi),三十岁左右。苏班迪跟冯毅学习扎马步和形意拳(太极拳的一个种类)。每天练习时,冯毅都会要求他扎一小时的马步。

传统太极讲究“每一个动作都以脚为基点,自下而上,以手腕带动全身,然后通过手掌和手指将力量推出去”。如果马步扎得稳,手和身体的动作以及头脑自然就会放松,而当身体和头脑处于放松的状态时,学习各种功夫或太极动作就变得轻而易举了。好比一棵大树,如果树根扎实牢固,即使树干和树枝随风摇曳,仍屹立不倒。

苏班迪表示,他跟冯毅学习了极其宝贵的一课,掌握扎马步的要领对他后来深入学习太极大有裨益。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当他豪情万丈想学太极拳的时候,苏班迪却无法找到一位太极拳老师。幸运的是,当时名闻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太极拳大师骆堂保(Loh Thong Poh)来到了棉兰,向几个华人传授用来强身健体的太极拳。对于老年人来说,勤练太极拳,可以放松呼吸,舒缓紧张情绪,提高身体免疫力。后来,苏班迪的父亲请求骆堂保大师做苏班迪的家教老师。就这样,苏班迪跟随大师学习了一年的太极。然而,学业还没有结束,骆堂保就被棉兰移民局递解出境了。

然而,印尼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并不允许苏班迪继续深入学习太极拳。新秩序政府认为太极拳只是在一些特定宗教机构内部举行的防身术形式,属于宗教仪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根据1967年第14号总统令,新秩序政

府限制了华人开展与华人习俗、文化和信仰相关的活动。因此,在那段时间,苏班迪转向高尔夫、狩猎和钓鱼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进入不惑之年后,苏班迪经营的《分析报》在棉兰获得了一席之地,成为北苏门答腊省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就在这个时候,他再次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决定潜心研习太极拳。起初,他打算跟中国的太极大师学习,直接从源头汲取知识。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开始将太极作为一项传统武术运动进行推广,不仅出版了太极拳各门派的书籍,还在医院、政府机关、社团组织、工厂、公园、城市乃至乡村教授太极拳。香港,虽然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也受到了这项政策的影响(Sugiartodan Lauw, 2008:7)。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将太极拳纳入武术运动项目,推向国际社会,许多中国太极拳大师应邀前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担任教练。所以,当得知中国太极拳大师陈小旺(Chen

Xiaowang)应邀在新加坡开班授学时,苏班迪最后选择飞往新加坡。

学了大约四个月后,陈小旺便要求苏班迪担任助理,协助他在吉隆坡教授太极拳。然而,苏班迪并不满足于于此,还向杨振铎(Yang Zhen Duo)与冯志强(Feng Zhiquan)等其他太极大师虚心请教。

1987年,为了锻炼自己,苏班迪参加了国际武术联合会在中国举办的裁判培训课程,师从世界著名武术大师、北京大学武术教授和李蓉武术与气功学院(Li Rong Wushu and Qigong Academy)的客座教授门惠丰(Men Hui Feng)。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苏班迪还研究了周树生(Zhou Shu Sheng)夫妇的鹰爪拳和李成祥(Li Chengxiang)的八卦掌。直至最后,成功晋级武术八段,也就是银龙级。这是中国武术协会(Chinese Wushu Association)颁发给习武人士的最高段位级别。

就这样,凭借着深厚的武术功底,苏班迪开始在印尼推广武术运动,投身于在国际舞台为印尼争光的事业当中。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 华人在印尼 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

第二册

### 寻根溯源

苏班迪·古苏玛于1942年10月27日出生在棉兰,在五姊妹中排行老大。父亲名邱平发(KhoePheng-Huat,又名Hadi Kusuma),母亲张善妹(Tjong Sang Moi,又名Mira Kusuma),他自己的中文名叫邱怡平(KhoeEi Peng)。20世纪70年代左右,根据1966年12月第127号安贝拉内阁主席团关于《使用中文名字的印尼公民改名换姓条例》的政策,他改名为苏班迪·古苏玛(Supandi Kusuma)。

苏班迪自小喜欢看功夫电影和中文武侠小说。1954